春秋戰國異辭

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燿撰

齊

桓公下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如字當作之）荼首之孫（荼首白首也）仰倳戟之寳（倳戟謂死事寳謂賞也）吾無豯與之為之奈

文淵閣寳
國立北平圖書館

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
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
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
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
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
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
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
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

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于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問于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
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
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于莊山令
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于楚楚王聞之告其
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
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
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
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

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于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

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
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
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
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枝遂
侵其北代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
使三年而代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

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價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

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仲曰萊莒與柴田相併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

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
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
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
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
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
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
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

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管子小問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攜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

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列子湯問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莒管仲毋忘束縛在魯甯戚毋忘飯牛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呂覽直諫　又新序卷四　管子小稱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勃然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生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莊子天道又淮南子道應語少別一作楚成王事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細流所以成其大也詩

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韓詩卷三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桓公韓詩

呂覽下賢齊桓公見一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五往遂見之又新序卷五 韓子難一 又高士傳

復藁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藁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

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說苑政理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禄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以人吾不仕矣管子小問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内憂必有外患今

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管子戒篇

人有設隱者謂桓公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

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晩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韓子難二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刬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説苑正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

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說苑指武

桓公憂北郭之民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北郭之民有所儺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管子輕重甲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倍則春有傳耜夏有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

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又無所施矣管子小問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縣縣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

善管子小問

齊桓公徽服以巡見民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人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　一曰桓公徽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

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韓子外儲右

説苑貴德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

惠不亦小乎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

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焉新序卷四

齊桓公逐鹿至麥丘之邦遇老人公問之對曰臣麥丘之邦人也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優一作復下同邦人奉觴

再拜曰使吾君好學而不惡下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
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
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
不說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
臣者也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前
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謝也父
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便辟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
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至今未有為謝也公曰

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韓詩卷十又新序卷四小異晏子春秋作景公事）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故畜㹀牛生犢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地志）

今山東臨淄縣有愚公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舜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叟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

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之韓詩卷十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管子今本無

齊國好厚塟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而人厚

葅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韓子內儲上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紫貴甚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左右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無

衣紫者韓子外儲左

墨子　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論衡　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韓子難二　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

初學記河注　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貝丘廣

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

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 呂覽達鬱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半棄於禮可

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說苑敬慎

韓詩卷十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以柴覆之取其潔也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

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子反入背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

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管子中匡）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韓子外儲左）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子曰今與幾何人来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說苑貴德

列子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毋近妃宮恐失權齊侯大懼去

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聽之以厭神春秋文耀鉤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

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
象罔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
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
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覇桓公輾然而笑曰此寡人所見者也於是正衣
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莊子

風俗通卷九齊桓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
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

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
霸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
虎望見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
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
虎豹故虎疑焉管子小問。說苑作晉平公事
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白
袍帶劒馳車詈罵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員二尺問羣臣

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乞一舉渡河與齊魯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昂敖於鳴鶴素中遊長三寸三分博物志御覽引此今本無

金樓子齊桓公卧於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吾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於邑白烏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嘯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腸腹為之破潰

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語殊淺鄙金樓子梁元帝所作今其書已亡）

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欲誰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以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

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若黃帝哀不已若者欲訓厲之使與己齊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才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呂覽貴公合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

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史齊世家

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子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

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

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寗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子曰夫江黄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君

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以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子戒篇）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寗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食為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初學記引今韓詩無）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

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説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說苑復恩

列子力命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

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發卒戍周

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以女妻之史齊世家

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出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國

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說苑

君道

管仲疾（史記桓公四十一年管仲隰朋皆卒）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子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韓子其父作其母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

反管子知接又韓子難一畧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

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 史管子傳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史齊世家

括地志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

阿

管子小稱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甚矣若不可諱而不起也仲父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東寡人東令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

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
刑而為公治内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
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
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
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
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
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至公曰嗟
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

禮記雜記下 初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言其所與遊之邪僻故誘為盜耳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韓非子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

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
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
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
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
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
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
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
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

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賢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

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葢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諸家所記意同辭異各有其長韓非設難深刻）

管子卒卒十月隰朋亦卒（管子戒篇）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命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其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公慨焉嘆涕出曰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尸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殯（呂子知接又韓子難一畧同又管子小稱畧同）

桓公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公薨初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

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
赴辛巳夜歛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
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史齊世家
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
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
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

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史齊世家

管子戒篇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開方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

韓子十過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

老矣不可問也雖然知臣莫若君知子者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公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君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虧勢也以為公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

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
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
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惟人肉耳易牙蒸其首
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
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
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
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
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

公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桓公四十一年公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涖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不用管仲之過也

淮南子 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 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令按左傳無此語

荀子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霸是

何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侈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妬也

與之髙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馬從
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
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
可亡也其霸也宜哉
括地志　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
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
之初得板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

入中得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

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唐類函塚墓下引此。齊地記云桓公冢在牛山之

阿山西八里

有仲父冢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孝公

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無詭立三月死無謚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

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桓公史齊世家

列女傳　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之長女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孝公聞之乃備禮樂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中階之上曰夙興夜寐必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

亦勿從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
之命夙夜無怠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
衿縭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三顧父母而出
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
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琊華孟姬從車奔姬墮
車碎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
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
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

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𨍏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使者至輜車悉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

孝公六年齊伐宋以其不同盟於齊也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以上史齊世家

昭公

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六年翟侵齊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撫愛百姓百姓悅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弑舍於墓上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以上齊世家

懿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左傳丙戎作邴歜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之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左傳庸作閻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遊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史齊世家與左傳小異

惠公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

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以上史齊世家

頃公

搜神記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

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

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月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史齊世家

頃公六年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四人河內殺之八月晉伐齊齊以

公子彊質晉晉兵去節左氏文

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於鞍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

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畆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史齊世家

十一年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

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之世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史齊世家

靈公

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于鍾離

靈公二十六年齊晏桓子卒左傳晏子居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

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晏子

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史齊世家

二十八年初靈公娶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史齊世家

莊公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

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
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
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强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
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
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以國危匹夫以
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
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
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

乎勇不顧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晏子卷一

墨子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由謙釋之恐失其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於是泏洫揺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而槀之殪

之盟所

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悅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兹於兑碁而民散晏子卷二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

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者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强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富貴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

杼之難晏子卷三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者曰此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回車避之而勇士歸之韓詩卷八又淮南子人間

呂覽離俗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袧袧纓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吡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齊世家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

間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圖莒國人不知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閭奈何休相對曰無亂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於國曰晏子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晏子卷四

齊莊公五年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

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来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

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說苑立節

齊莊公襲莒於奪音兌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檀弓下

古今注　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琴操杞植死其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離

列女傳　杞梁妻無子内外皆無有服之親既無所

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死

湖上笠翁曰余讀他傳有謂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為製寒衣

送之至長城尋問知夫已故地志山海衛長城北石上有婦人跡相傳為秦時孟姜女尋夫之跡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為夫骸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歸乃置骸岩下坐其傍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然則范杞梁固齊杞梁殖而孟姜乃殖之妻無疑第姓名互異或後人相傳之誤耳

齊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詩傳

詩說　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詩序云刺襄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乃走踰於北墻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韓子姦劫　莊公立六年弒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

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趨有淫者不知二命公

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

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史齊世家

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新序卷八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

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立節又韓詩卷八作荆蒯芮

新序　齊崔杼弒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內之申蒯曰汝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

臂而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入申蒯援劒呼天而鬭死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嘆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於崔杼之門啓而入崔子曰子胡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不不字當作死且吾聞之以

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死足以立功嬰豈
婢子也哉其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
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
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謂晏子
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
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詩乎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

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乃撫其僕之手曰安之無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縣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 呂覽知分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

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回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刄而失其志者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麋鹿一作虎豹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韓詩卷二又新序卷八晏子卷三

韓非子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呂氏春秋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椓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閧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蒲嫳興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

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可歸因而自絞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慶封慶封以其屬鬬不勝走於魯齊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吴王予之朱方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吴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楚靈三年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八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九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景公上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

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
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
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
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史齊世家）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
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
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

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

與焉說苑政理又晏子卷四

晏子卷三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復使治阿三年譽果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且問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彊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

之是以三邪毁乎外二讒毁於内三年而毁聞乎君也今臣請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溪民悦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悦決獄阿貴彊而貴彊悦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悦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悦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内三年而譽聞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又子華子略同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琴一作缶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左右一作梁丘子仁人耳目亦猶人也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夫麋鹿惟無禮故

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禮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韓詩卷九又新序卷六晏子卷四畧同

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悅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

曰厚禄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羡之駕寡人甚説之請使之示子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禄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説之嬰子不説公因不説遂不觀今翟王子羡之駕也公不説嬰子説公因説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禄賢人而厚禄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制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歳凶年飢道

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脩先
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
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
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
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
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
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
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

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而蓄怨與民為仇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晏子卷一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款一作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

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告之曰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說苑正諫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横木龍蛇立木鳥獸
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
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曰昔仲父之覇
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覇何如晏
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横木龍蛇立木
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及覇哉且伐宫室之美矜衣服
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
矣萬乘之君而一心於邪君之魂魄亡矣誰與圖覇哉

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之成告寡人是以
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晏子
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且伐木不自其根則
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不去
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
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
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公請屏潔沐浴

飲食閒病者之宫彼亦將有鬼神之事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者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悦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殮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而賢良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

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
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
是故聖王節之也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
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
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
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
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
陳胔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為

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晏子卷一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蓄

勇力之士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迎天歎曰晏子智人也使公計吾功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吾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

食桃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劒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反桃皆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

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歛之以服羞之以士禮焉晏子卷一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三齊記云三壯士冢在齊城東南三百步蕩陰里中

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凉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温之節輕

重之量以害正性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曰苦矣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晏子卷一

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

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說苑至公

又晏子卷四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覩於塗者無問其鄉所覩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晏子卷一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
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
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
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
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
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城父侍德義不
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
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

頻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大夫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說苑君道又晏子卷二少異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

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新序卷五　又說苑臣術　晏子卷二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瘖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瘖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

成幃幕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𤰞然後髙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說苑正諫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

弱有養鰥寡有室説苑貴德又晏子卷三

景公大吕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晏子卷一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田澤之臣也田澤一作茵席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

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說苑臣又術

晏子
卷三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

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說苑修文又晏子卷一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渺渺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晏子卷四　宋玉大小言之祖也然殊無意義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

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至東海而捐其布彼布黃故水赤棗蒸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之佯問者亦佯對之也百家類纂引晏子今本無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說苑建本又晏子卷三

崔杼與慶封既謀殺齊莊公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

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掾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閧（閧讀近鴻鬪也）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蒲嫳興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景公二年事呂覽慎行約左襄二十七年傳）

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

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説衆

晏子使晉晉平公享之問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享寡君施及使臣左襄二十八年齊景公朝晉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乃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淵衆人歸之如魚若淵澤

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也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强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於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及子孫矣晏子卷二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

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對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怠荒今事君而免於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晏子卷四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齊景公三年魯襄之二十八年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

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韓子說林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槀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玩好以飾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才近其死下之疾上甚矣此嬰之所以不敢受也公曰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而後身安國而度家曷為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薄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

馬弛刑罰若死者刑刑者罰罰者免此三言者嬰之禄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晏子

卷三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足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

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說苑臣術又晏子卷三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于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

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說苑臣術又晏子卷三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是其貧

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景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脫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家不貧也再拜而謝

晏子
卷三

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皮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

之於下不可以為教固辭而不受晏子卷四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
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
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
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
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
禄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
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

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說苑臣術

又晏子卷三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韓詩卷九

景公有愛女欲嫁於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曰然公曰嘻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宫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晏子卷三

景公過晏子曰子宫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

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韓子難二　詳左昭三年

地志　山東昌樂縣有清節里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晏子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後人因名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為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惟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

辭 晏子卷三

晏子使於晉景公九年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何如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晏子卷二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

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以請絶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察人之實不留意考其聲名觀人之行不譏刺之以文辭嬰可以辭而弗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新序卷七又呂覽觀世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
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史齊世家
史記管晏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
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甫請絕晏子懼然
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
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信伸
同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
我是知已也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

於是延為上客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毋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耶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耶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耶則大理子幾在

為國家有餘不足耶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又何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韓子卷十與晏子小異

晏子卷一景公田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為何遽國家無有故乎景子對曰不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

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仕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祀子游存矣為諸侯賔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矣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心有四肢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心有四肢而心得佚焉可令四肢無心十有八

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田而歸

齊景公好馬令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朞年不得 符子

景公遊于紀得金刀發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刀其不亡何待乎 晏子卷三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虵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虵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虵虵之穴也虎之室虵之穴昌為不祥說苑臣道

又晏子卷一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

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胄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晏子卷一

說苑雜言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惟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也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地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

晏子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絶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是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韓詩卷九

說苑正諫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燭雛一作燭鄒一作顏涿聚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

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又晏子卷四

景公畋於梧邱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

夫莒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說苑辨物又晏子卷三

齊景公病水卧十日夜夢與二日闘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闘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闘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

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風俗通卷九又詳晏子卷三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

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脆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何暇一作行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

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列子力命　又晏子卷一　又韓詩卷十畧同史孔梁丘據作國子高子此與左昭二十年傳稍別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辨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可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

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王王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嘿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詰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其名曰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土地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 韓詩 卷十

晏子卷三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

入楚則盜得毋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又說苑奉使稍别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

宜使楚耳 說苑奉使 又晏子卷三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說苑奉使 又晏子卷三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

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韓詩卷八

慶封走如魯齊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吳王予之朱方楚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齊景公十年事負之斧質以狗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呂覽慎行約左傳文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

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晏子卷三

又說苑奉使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蹵然避位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精一作微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

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猶倮而訾高橛者也（説苑奉使）

又晏子（卷四）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願有私問焉晏子逡巡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本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

終其問晏子避席問敬受命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疎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疎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晏子卷二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强不暴弱貴不凌賤

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衆屏惡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晏子卷二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

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說苑政理又晏子卷三作靈公誤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說苑貴德又晏子卷三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

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
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
道矣公曰何也晏子對曰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且
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說苑貴德又晏子卷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
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
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令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
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

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
民也晏子卷一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
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
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
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
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

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乎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晏子卷一又說苑正諫畧同

韓詩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符子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即奚若晏子曰臣聞琁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肝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饑而不飽其飲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珠玉之珍非乃為君之患也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

藉歛不以及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務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晏子卷一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

郭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
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為老而見奔雖然
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
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懸令犯之者刑
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
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
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禾
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

法於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譬之治魚鼈者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於民苟可法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

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懸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於衆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

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晏子卷一

列女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所有愛槐使人守之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晏子之門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女不勝麴蘗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固當死妾聞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台

太史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犯令者死殺婧之父孤婧之身妾恐傷執法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公曰寡人敬受命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

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日自莅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寛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鈎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晏子 卷一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氷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令令殺兵二人

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

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韓詩卷八一作秦穆公事一作晉平公事

齊景公時有庶女者夫死無子守節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不從女乃陰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作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列女傳畧見淮南子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九

國立北平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衔棻